

我母亲和他们这一辈人一样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,每天晚饭后就是看晚报时间,至今我只要一拿起晚报,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读晚报时那种悠闲而又专注的神情。

时间真快,一转眼我母亲离世将近一年了,可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几次在梦中出现,她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看着我。母亲走的那天,天气晴朗,阳光看上去很是温暖,我们扶着母亲坐上轮椅车准备送往附近的医院。她患有严重的心衰,不住院随时可能有不测,那天她同意了,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轮椅车刚推进病房大楼,老家人的头已经低垂下来,进了急诊室后心电图上已经一条直线。无力回天,老人家走了,我只能自我宽慰,她选了一个有阳光的日子没有痛苦地走了。

母亲走了,做儿女的都成了没有爸妈可叫的人,从此再也找不到做孩子的感觉了,也许人生的经历真的就是一次次的告别。老人走了,感觉少了一堵墙,墙后面的那个世界无遮无拦的,赤裸裸地

舟山群岛的南部和北部各有一座灯塔,照亮海面,也照亮历史。北部的那座灯塔不用细说了。那就是花鸟灯塔,处于中国沿海南北航线与长江口分野交叉之地,建于清同治九年。近年因旅游热,似乎每个舟山人,甚至邻近省市人,对它都耳熟能详。

在舟山群岛灯塔群中,还有一座灯塔也值得人们围观。它同样承载着丰厚的历史人文内涵,却还养在深闺人未识,这实在有点遗憾——那就是大鹏山灯塔。若想观赏大鹏山海上灯塔,又想免除舟船劳顿,那就首选大鹏山灯塔。现在尚需摆一小渡,再过一两年就能乘车直达了——金鹏跨海大桥已开工。大鹏山灯塔建在海岬裂表嘴上,最能体现海天与灯塔融治一体的景观。

人们观赏灯塔,窥其建筑风貌是其一,其二便是了解灯塔历史,感悟人文情怀。花鸟灯塔最显著的历史特征是北爱尔兰人赫德勘定,英国人建造(用的是我江海关段的白银),且由英国人管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。相比之下,大鹏山灯塔所蕴藏的人文情怀,更值得当代人怀念与珍惜。

最早建造此灯塔者,乃我乡人,大鹏岛杨希栋也。旧时浙东沿海著名灯塔,多由英国人设计建造,唯大鹏山灯塔是少有的例外。清光绪二十五年,时年51岁的杨希栋耳闻目睹大鹏岛西北角海面,经常有往返于苏浙沪闽的航船触礁沉没,就发起建造灯塔之倡议,筹集资金后于光绪二十八年建造了灯塔。1934年,其子杨圣波又独资重建灯塔。在舟山群岛灯塔史上,一家三代、

编者按: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更有品质。品质生活不仅需要物质的保障,审美和趣味也不可或缺。无论广厦还是陋室,审美和趣味都会像阳光一样给你温暖和力量,让平凡变得美妙。今起请看一组《品质生活》——

朋友久不见面,第一句话就是:菖蒲便宜了嘛!菖蒲前些年也贵过,价格曲线和多肉差不多,都是社会上摸爬滚打后复归于平淡。

多肉是舶来品,菖蒲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玩物。说玩物很多人不高兴,因为菖蒲物质上是绿植,精神上却被寄托了很多东西,这个说开了就多了去了,本来也的确有些深刻,但说得久了、说得开了,感觉深刻的东西也就被稀释了,白酒兑了水,大伙儿就散了吧。有次聊天谈到当年的“国学热”,我就说:

就在你眼前看得到的地方。

我母亲是1932年生人,外公外婆给我母亲起名日昇,一个朝气蓬勃的名字。估计是请了一位老先生给起的。1950年她从上海明德女子中学毕业,进入上海银行学校学习。1952年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,在那里她和我爸相识,结婚成家,当时银行的同事们都说他俩有缘,我妈是日昇,我爸名晓峰,夫妇俩是拂晓山峰上的东方日出。1956年,党和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,我母亲即响应号召参加了教育部门主办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学习,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的人民教师,从此她在学校的语文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。她既是一位优秀的语文高级教师,又是一位兢兢业业,诲人不倦的班主任老师,深受学生们的爱戴。

我母亲和那时代很多教师一样,十分看重人民教师的身份,表里如一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。她

追思母亲

亦文

的备课精细周到,我经常看到的场景是夜深人静了,她还在昏黄的台灯下凝神思索,对教案作反复推敲。我的中学时代还是“文革”时期,没有系统的语文教材,母亲总是以她的知识对我进行语法训练,她的方法就是让我改病句,通过改病句讲授语法的要义,这使我受益匪浅。

我没有亲耳听过母亲讲课,但是学生和她的同事们记得。母亲过世后,从学校的悼词里和当年学生在微信群里的回忆中,我得知母亲教学时的课堂节奏紧凑,重点突出,板书工整且设计有特色,还有那一手娟秀的字迹令人赏心悦目。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学校的老师,谈到了记忆中有一堂课讲的是《岳阳楼记》,我母亲一边讲,一边写板书,条分缕析地厘清文章的线索,等到板书完成,课堂上

四代都是守塔工的比较多,但父子两代接棒建造灯塔的,似乎就只此一例。

此灯塔,与其说是杨希栋首建,不如说大鹏岛乡人共同首建。杨家在岛上,虽非贫穷人家——其半四合院祖宅,有正堂两正间、两厝头、两厢房,该是当时富裕人家住宅,但也不是大富大贵之家。杨希栋十九岁时随父亲在家乡撑船度日,二十多岁赴沪后也只是在南北号木帆船上当水手,收入并不丰盈,在家乡建宅子,用的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。后来他能够造灯塔,乃因登高一呼后获得乡人响应。那时的岛上,有船商几十户,“绿眉毛”运输船五十余艘,航运于青岛、烟台、大连等地,海难海损是大家的心头之痛,鼎力相助才成就了留于青史的古佳话。

大鹏山建塔故事远比灯塔本身生动。灯塔下的裂表嘴山坡,有座一家两代合葬墓,墓主乃杨希栋及长子杨圣波、次子杨圣涛。站在墓地眺望,大鹏山灯塔就在眼前。父子两代同墓,死后也要守护灯塔,寄托着杨家多么深厚的情怀。遥想当年,杨圣波站在墓地上,望着刚砌成墓道下的灯塔,心情该是何等壮烈。杨家父子都不是时代风云人物,也不是圣人,只不过在一生中,做了几件造福桑梓的好事,就此足矣。

与花鸟灯塔一样,大鹏山灯塔是舟山群岛最早的六座灯塔之一。形似鲲鹏在海中飞翔,才称之为大鹏岛。这大鹏,应该就是那灯塔,其光芒一直飘荡在岛上,飘荡在至今仍留存的岛上清末古居及原生态海滩上空,也飘荡在世人心中,任风云变幻而不息。

国学热的余续就是菖蒲热,要等菖蒲热过气了,国学热才算正式结束。

热过了,还爱,才是真爱。作为绿植的一种,菖蒲的确是比较普通的,但普通的同时也是有点门槛的,这大概也是菖蒲热得快凉得也快的缘由吧!因为别的绿植你养好欣赏就是了,养菖蒲就不同了,养不养得好先不说,你得多看书,不多学习的话你就品咂不出滋味,当然更重要的是蒲友聚会吹牛插不上话。以前有记者采访,问我菖蒲的魅力,我回道:苏东坡也爱菖蒲,你手托一盆菖蒲,其实就已经在和古人神交,何乐而不为呢!到如今觉得这个说法或者想法有点复杂。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是欣赏菖蒲的必要条件,但不

的学生们基本上能够跟着她的板书的要点背诵全文了。

她的同事们记得我母亲一辈子都酷爱读书,记得她推崇的一句话:教师的本钱一为善读,一为善写。她认为唯有教书者的善读善写,才能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体会中国语言文字的美妙。为了让自己的每一堂课都成为精品课,她不断加强自我学习,她深知只有自己有了一桶水,才有能力给学生一杯水,为此她教书期间摘抄的笔记达几十万字,并且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了几十本。及至退休她还是沿袭了职业习惯,读书必有笔记,读报就有剪报。我母亲善于深入思考,工作中从来不安于现状,总是挑战自我。她的同事们称其是一位不拘泥于教学现状,敢于创新和突破自我的好教师。她们至今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母亲撰写的论文《论教学中思维动力定势与意识创新》,当时这篇论文因其不言而喻的前瞻性引起了同行广泛的关注,获得大家一致好评。

在同事们和她的学生眼里,我母亲为人低调,平易近人,待人热忱,行事干练,做事认真。在课堂上她教学声音清脆洪亮,引经据典,妙语连珠时又是那样地意气风发,和她瘦小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从教三十多年,做了一届又一届的班主任,不管是哪一届的学生,他们都没有忘记那个看起来严肃,实际上古道热肠,具有一颗慈母心的小老太太先生。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了该校的高中班主任,这位学生至今还记得我母亲如何点评其作文,还记得我母亲去家访后,在暮色中匆匆离去的背影,她瘦小的身躯旁是“步步高”正大门的背景。前年重阳节,这位当年的学生特意网购了向日葵组合花卉,快递给我母亲。向日葵面向东升的太阳,蕴含着我母亲的名字,也蕴含着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的寓意。

我母亲一辈子善于隐忍。文革中由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,免不了被反复批斗。我忘不了的一幕是在外滩天文台,红卫兵押着所谓的批斗对象去浦东农村劳改,我和外婆去外滩偷偷探视,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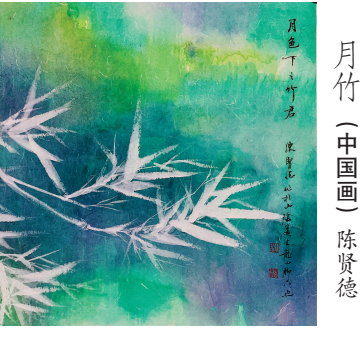
是唯一条件:物质和精神,比例怎么分都是有道理的啊!

就我自己的养蒲经历来说,有三个阶段:从独乐乐到众乐乐,再到独乐乐。开始是因为爱好赏石,慢慢接触菖蒲,靠了王大濠老师的几本专著,算是启蒙。因为自己的主业是画山水,审美也就是“看法”还是比较成熟的,所以基本上是随心所欲地去摆设,几年下来,有点心得。加上当年还有几分豪气,于是和蒋平在松江石湖荡组织了“江南菖蒲大会”,算是江南地区的蒲友雅集,只是规模有点大,吃饭的时候摆了快四十桌。让人感动的是有蒲友从重庆和广东还有海南坐飞机过来,有意思的是我们设立了一个“菖蒲医院”,本

见我母亲脖子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,在她瘦小身躯的映衬下,那块侮辱人格的牌子显得那般刺眼。后来母亲告诉我造反派将她居住的房子窗户贴满标语,使她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当时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受不了侮辱性的批斗在学校里跳楼自杀,上有老,下有小的她则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。

我母亲为人通达,经过磨难的她早已看淡生死。我每次去看望或电话问候,她都说自己很好,当我为她的健康担心时,她都超然地说:有什么可以担心的,人都有一死,都这个岁数了,什么都不怕了,有病有痛,其实活得很累,一定程度上我是为你们活着。确实,进入风烛残年的她已经不惧死神的召唤,她担心的还是子女们的生活境况。我弟弟不幸罹患脑瘤两次手术,最后瘫痪在床,八十多岁的她只要有可能,或乘车或步行到我弟弟家和医院探望,给我弟弟带去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。虽然她退休工资有限,但是尽其所能地给予补贴照顾。我深知她不愿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,一定难忍这种悲哀,当我弟弟先她而去时,我们叮嘱家人不要将这残酷的事实告知于她,我们很怕她会问起我弟弟的病情,可是在我弟弟走后的一个月里,她都没有向任何人问过有关我弟弟的情况,连一句都没有问。也许人间有感应,她感应到了,也许她不敢问,不想破灭残留在心中的一丝希望,更多的可能是她知道自己再无精力、能力关心我弟弟了,与其如此,省得多问,不做无用功了。

母亲,你爱读晚报,儿子在晚报上的这篇文字你在天上能看到吗?



来是个噱头加玩笑放在公众号,结果还真有人带着菖蒲来就医,一对老夫妻赶来,开车迷了路,打听菖蒲医院,至今被当地的朋友引为笑谈。

菖蒲的养护,真是没啥好说的,百种人有百种法,各有招法不同,如同菖蒲的妙处,当能以言语道。唯一的经验就是不要想得那么复杂,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秘不可测,有老法师就鼓励我:这有啥了不得,养菖蒲啊,那是以前养兰花练手的。

那么菖蒲的欣赏呢?我只能说:赏蒲,其实是赏人啊!

十日谈

品质生活

责编:林明杰 殷健灵

那年到达熊本城外时,才知道,古城拒绝参观了。2016年4月,那里先后发生两次大地震。

我悄悄下到了城墙的底部,抬头仰望,城墙崩塌的巨石冲至几十米外,城墙上倾斜歪扭的亭阁,尽显凌乱的柱、梁、砖。护城河的外侧,有一大片宽阔的草地,这在一座小城,显得奢华,却让我看到,一座遭受地动山摇后的古城所展现出的生机。

远远看见了一棵巨树,树干可几人环抱,树冠遮盖住大片蓝天。一位日本老太太坐在虬扎壮实的树根上,满头白发,身着灰白的衣衫,闲适安详,一直远远地看着古城的方向。在这千年古树下,老人弱小得像个孩子。她是古城里震后的灾民,在这里遥望自己的家乡?还是来这里祈求先祖保护她一家老小的安顺?

眼前这静穆的画面,让我出神。我单腿下跪,想拍下这个画面。大概是老太太看到了我下跪的动作,她向我微笑了,皱纹布满了她的脸面。我也向她微笑,向她走去。老人有八十来岁,瘦弱、驼背。一时间,对经历灾难后的老人的怜悯充盈在我的心头。地震已过去一年,似乎没有这种情绪产生的诱因。或许,也只是对一位孤坐大树下的老人,不知缘由的同情。

老太太拿出一盒东西递过来,笑着让我吃。我看到盒面的图案,是一盒黑蒜。她指着包装的盒盖,跟我说着什么。从她的表情里猜出,大概是想告诉我,这东西难看,却营养好。我没有丝毫疑虑,拿了一颗放入嘴里。脱口而出“谢谢”。她一定听不懂。回应的笑容,却满是慈爱。

我不由自主比划着问她:您坐在这里,是在看古城吗?还是在等待谁?我知道她听不懂。可是,她又像是理解了我的意思。这个时候,一个偶遇的路人,大概问的也只能是这样的话题。她手指着古城,嘟嘟囔囔

说了几句。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,目光所及的地方,一群小学生正安静地在废墟前走过,他们在听老师讲解废墟前展板上的内容。我从那里过来,知道展板上有用25年修复古城的规划图。这漫长的工期,会让孩子们知道历史遗存的可贵,也会让他们明白,现代人对古人智慧的一种尊崇。

老太太心里清楚,工匠们25年的慢工细活,使她在余下的生命中,无法看到新的熊本古城。她面对着远处的废墟,默然静肃,有着她对难以看到修复后的古城的悲怜?

我对古城的遥望,是一位异国行游者的旁观;而她对古城的遥望,是对自己断垣残壁的家牵挂和怀想。古城中的街巷、老屋、寺庙、风中的旗幡、旗幡下飘香的美食,都是老太太生命中的记忆。从她混沌而仍然专注的眼神中,我甚至看到她遥远的过往:古巷窄街上,有她恋爱时婀娜的身姿,有她送孩子上学的匆匆脚步。她沉静的目光里,我没有看出凄惶。那些孩子有了对25年修复古城的认知,她会觉得,这25年的等待是值得的。说不定,那些在废墟前默默听讲的孩子,有她的孙子孙女呢。

我走出这片草地的时候,回头望去,老太太仍然端坐着,远望着古城。一头白发在风中飘飞起来。

老人在震毁的家园面前,羸弱却不失慈善,不舍又直面废墟的坦然,令我感怀。这可看成是人类面对灾难的应有姿态。与我想看到的古城历史遗迹、遗迹中

的世俗文化有着不同的人文意义。那些阳光下的摩肩接踵、缤纷中的香气飘飞,更无须经历其间。我未入古城而心浮的遗憾,已渐渐淡去了。

人是世界的过客,应该去看当下所有的精彩。不过,也有人告诉我,山水、名胜、古堡、旧城,这些风景,只是激发心灵启悟的诱因。我把人在灾难后的神情、语言、行为,也看成一种启悟人心的风景。

喜欢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一句话:风景是由沉迷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洞察的。于是,你心中适意的景、物、人便会向你走来。25年后,我也无从看到一座既新亦旧的熊本古城,但是,大树下,遥望古城废墟的这位老人,正悄无声息地,潜入我的记忆里去……



废墟旁

宁白